



唱响北疆大地的冰雪之歌

——喜看“2023—2024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

■李悦

12月22日是冬至节气，在迎接冬数九时节的到来之际，“冰雪青城·悦动北疆”2023—2024呼和浩特冰雪节在乌素山滑雪场开幕了。这次冰雪节由三大系列活动组成：其一是“夜耀北疆·跨年青城”的跨年系列活动；其二是2024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其三是2024年呼和浩特春节元宵庙会活动。

在“夜耀北疆·跨年青城”活动中，将邀请多支著名乐队组合与市民、游客在一起共迎新的一年，还在大召历史文化旅游区隆重推出“北疆戏曲盛世新年2024呼和浩特‘国风梨园’活动”，同时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举办“点亮青城新地标·国潮尚品狂欢夜”活动。

在2024年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雪节系列活动中，充分结合了北疆文化及家乡风情、冰雪演艺、冰雪建筑、冰雪体育、文艺演出、年市集会等80项活动。同时，呼和浩特的文博场馆将举办“回望千年·博物北疆”等57项文化展览。从2023年12月26日到2024年2月26日，将开展“冰雪运动季”系列文体活动。在这两个多月的高冷季节中为广大冰雪运动爱好者安排了一系列群众性冰雪运动项目，其中有特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创办的“冰雪嘉年华”“儿童戏雪乐园”等多个项目。还将举办城市冬季运动会、2023—2024冬季校园冰雪俱乐部冰壶冬令营、冬季越野赛、首届内蒙古大学生滑雪挑战赛、青少年滑雪公开赛等冰雪文体活动。

春节和元宵节庙会会是呼和浩特人的传统习俗，在春节元宵节庙会活动中，呼市人借着节日逛庙会的机会可以重温旧梦，感受熟知并且深切热爱的故乡。呼和浩特是国家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享誉国内外，许多国内外游客都喜欢参观号称“召城”的呼和浩特的召庙，体验民俗，了解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的历史与文化。

冬至是寒冷的，但是每一位参加冰雪节的观众心里是火热的，他们在滑雪场的冰雪当中看到的却是诗与春天。

这个冰雪节是北疆文化打造的品牌之一。北疆文化促使首府旅游事业的发展，而旅游事业又彰显了北疆文化的内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创新了旅游业态。

旅游新业态如今已经成为今年呼和浩特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这不禁让我回忆起盛夏时节，在8月17日—20日，连续四天的周杰伦演唱会，让呼和浩特扬名国内外。演唱会期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26.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8.8亿元。这场音乐盛宴激发了整个城市的热情与活力，传递了首府的温度与文明，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肯定。当时正逢盛夏，山青水绿，生态增色。

呼和浩特并没有躺在演唱会的业绩上“睡大觉”，而是及时总结演唱会的经验，在北疆文化的指引下，努力达到“文城一体”“景城一体”“产城一体”，拓展文化旅游的新空间。

呼和浩特各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文旅部门，切实抓好交通、住宿、餐饮、安保等服务保障工作，把城市形象打造好，不断提升首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24年1月中旬，呼和浩特将首次承办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盛夏，呼和浩特的周杰伦演唱会唱红全国，严冬，青城的冰雪节将再次让华夏大地火热……

呼和浩特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充分释放人口大区在拉动消费上的优势，切实把干部的精气神提振起来，把干事创业的情怀激发出来，在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中作出更大贡献。

呼和浩特坚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应时代发展，融多元为一体、汇古今为一脉，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的深厚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正面形象提供有力支撑，为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锻造强大精神纽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贡献呼和浩特力量，展现呼和浩特担当。

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了，青城人要在冰雪活动中打造北疆文化传承发展的交流平台、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的推进平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共享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了，这也擦亮了北疆文化这一品牌！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对于聚人心、树形象至关重要，我们要深入研究，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创新载体，持续营造声势，努力把这一品牌唱响唱精彩。



冰雪节开幕



歌手斯琴毕力格在冰雪节开幕式上演唱



博德乐组合在冰雪节开幕式上演奏



冰雪节开幕式压轴歌舞

本组图片由乌恩特摄影提供

审美超越与艺术个性（下）

■宋生贵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带着明确的目的或想好了的计划去审视某一事物，而那事物却始终是在你的身旁，找不到和自己交融情感的通道，因此只能保持远距离的“静观”，结果所得到的是理性认识多于美感激情。那种“主题先行”，或带上很明确很具体写作意图，去“找生活”的做法，多半如此。相反，你只怀着爱的心情投入自然，走进生活，虽没有明确地打算发现什么，可恰恰因某些事物的触发，心动神往，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甚至灵感的火花也会从中闪出，倒是妙趣偶得之，全不费工夫。有时，你的目的是要了解和把握事物的这一方面，可结果你的心灵深处却和另一方面暗合，美的妙谛也恰好从这个交接处发现。倘若有人不相信自己的审美直觉，要用已经设计好的理智的缰绳把它勒住，那么，美感就会减弱，或干脆逃之夭夭。这是一种有趣的审美心理活动。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对于自我一定意识的超越。其实，美感本身的深刻，恰恰也是可以到超过意识的限度的。

意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即是人对事物的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意图。事实上，决定人的具体行为活动的，除意识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更潜在，因而不自觉的思想，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心理学称之为无意识。无意识是一种在人的意识阈之外，暗中存在的高级神经活动，是人类大脑高度发达的产物。没有遇到外界事物的触发时，它的存在和力量一般不会被意识到。但它的实际力量是巨大的，是“真正的创造的基础”。（前苏联心理学家B·C·罗杰列尔格语）所以，一旦被触发，就必然会影响到人的实践活动，甚至可导致原来未曾意识到的结局。这是艺术家在审美中出现超越自我一定意识的心理基础和动力因。因为审美是以主体的情感为核心和中介的，所以，更容易因外物激活心境而唤起被表层意识所遮蔽着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并形成对某些明确了的事物的超越。而且，这对审美知觉有着规定和指向的作用。歌德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呈现，特别是无意识状态中，这时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为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

这一超越，是艺术家获得强烈的审美效果和创作冲动的重要依据。因为艺术家对于客观事物审美掌握的核心，是情感评价，所以最容易受外物所触动，并且最有力量指向审美知觉的，必然是那些浸润了自己情感并在心里积淀最深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潜意识。因这种潜在的意识积淀丰厚、力量巨大，所以一经被激活而实现出来，就会强烈地打开心理感应的通道，达到对象的“人化”“情绪化”。比如，人们对故乡的深情，对童年的神往，对母亲的挚爱，等等，往往是因长期的沉积，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而存在；虽然是深深地埋藏心底，但却极易被触动，并有力量突破某种限定的意图，直接驱使主体对于对象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

许多艺术家都说过这样的体会：潜藏在心底的东西有时不自觉地因外物的触发而被唤起，激动着自己不得不诉诸某种艺术表达形式。如，艾青被岭南早春景色激活了潜藏心底的对“枯木逢春”的爱，遂有这样独特的审美发现：那里“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可谓“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因为这种超越可有力地驱使艺术家以心观物和情动而作，所以往往可能获得意外的审美发现和超出构想的创作成功，如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不自觉地嘲笑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托尔斯泰根本没有预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会自杀，等等。

艺术家这种潜意识的积淀，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命运、环境、知识、气质、追求，甚至童年的记忆，长期的习性偏好等因素关系密切。在因这些潜在因素推动而完成的超越中，无疑最能见出一个艺术家的素质和个性，因为它发掘出了真正属于他自己所有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艺术创作的核心和生命是创造。它要求艺术家的创作不能重复生活，不能重复他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而每一次创作都须闯开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这一追求的实现，需要才华，也需要多方面的艰苦的劳动，譬如深入生活的领域，获取新鲜的感受和体验，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突破等，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这里特别指出的，是通常不被理论研究所注意的一个方面，即，艺术家对旧有审美惯性的突破、超越。它包括对旧有的传统审美直觉规范的突破，和对自己以往的审美习惯的超越。

前人长期的审美经验的积淀，必然会形成一种规范，这会不自觉地影响到后人的审美认识。而后人既然要创造，便不能囿于这种规范。譬如说，前人把晚霞看作一片彩绸，后人又说那是彩绸一片；前人从月中感受到了脉脉柔情，后人看它是一位多情的少女等。显然，如果后人将这样的审美感知诉诸作品，那是难以有出奇制胜的新境界的。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可限于旧规，要突破这个矛盾，同样需要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艺术才干。

历来有作为的艺术家总是为超越旧有审美规范而努力。也正是多少年来人们的不断超越，才不断地拓展着新的感知空间。宋代诗人宋祁突破旧有审美感知的规范，获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审美发现，而清人李渔囿于习惯的审美感觉，则指责这是荒诞的。同样，艺术家自身在审美实践中，也往往因经验和习惯的积累，容易形成一种封闭性的感觉系统，如果不注意随时打破，那么必然越来越严实、越坚固，这样，即使是感知新的对象，也可能在意识、视角等方面，轻车熟路，过多依赖于经验。这势必会有碍自己对事物获得突破性发现，也会影响创作的突破，甚至会出现自觉不自觉地重复自己。这在实际的创作中看得很清楚。有的艺术家一件或几件优秀之作问世，以后的创作便总是脱不出那个曾是他自己创造出的境界。尽管作品在形式上很讲究，但却很少能使人感受到鲜活的艺术灵气了。显然，这既不是艺术家缺乏创作经验和表现功力，也不单是没有新鲜生活内容可创作，而主要是因为他对于生活的审美感知和审美发现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或旧有的层次上。没有对这个圈子的突破和超越，就不可能有创作的突破。艺术家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或甚至把这种“局限”视为“丰富特色”“突出风格”，因而固步自封，那么其创作前景是不会乐观的。

这种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是和艺术个性的形成完全一致的，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真正的艺术个性，不是一个封闭、限定的圆圈，而是个开放、创造的范畴。人们也正是从艺术家不断超越和发展的踪迹中，认识到其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的。有人说，从生活到艺术，是艺术家对生活进行搜集、选择、抽取、剪裁、概括的经过，并认为这样就能达到“高于生活”的创作目的。这未免把艺术创作看得太简单化、规范化了。我们说，艺术家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些必要的工作，但他到底不是裁缝或工匠，他的使命不是改造“制作”生活的“模板”，而是要创造一个艺术世界，而且应该是在他所特有的——生活中孕育，别的艺术家也不会有。这就需要他以艺术家特有的审美才能，做好生活和艺术的“中介”，其中审美超越便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中轴线之旅

■王一典



《雨燕飞越中轴线》
张之路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涵养民族精神的使命。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近年来，关注京剧艺术的《九岁红》、呈现瓷都发展变迁的《建窑窑瓷送给你》、以赛龙舟民俗为背景展开的《龙船》等，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化题材进行深入开掘。作家张之路的《雨燕飞越中轴线》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娓娓道来，正是传统文化题材儿童文学的又一佳作。

北京中轴线南北延伸，如城市的脊梁，挑起北京厚重的历史与现实。《雨燕飞越中轴线》里中学生罗燕凌救助一只受伤的雨燕，进而得以从雨燕的视角由南向北俯瞰中轴线，了解和感受她的魅力和底蕴。这是一场在想象力的托举下不断打开视野的中轴线之旅。作者巧妙选取中轴线上的一树一木，以树的历史故事串起中轴线的文化脉络：永定门前如焰火般热烈的银杏叶，天坛“九龙柏”树干上九条纵向的褶皱，社稷坛的“槐柏合抱”，太庙的“树上柏”……这些古老的树木屹立千年，见

证着一段段风云壮阔的历史，亲历了古都的变迁发展，也展现了今日的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中轴线文化是作品的亮眼之处。作者之所以选择雨燕作为故事的叙述视角，一是为了借此在空中领略中轴线的宏伟气派，二是由于雨燕喜在古建筑中筑巢而成为北京的标志物种之一。基于此，古建筑保护与生态保护这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主题，在作品中自然相融。小说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按照由南往北的顺序介绍建筑和古树的来龙去脉；另一条线则展现了罗燕凌从偶然救助雨燕，到主动了解雨燕，最后身体力行加入雨燕保护行动的过程。一显一隐两条故事线互相交织，相映生辉。作品中提及的永定门公园的绿地、城南公园的桃树林和育才中学操场中央的百年榆树等，都显示了当代中国为谋求城市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不仅描绘了中轴线上宫殿和庙宇的庄严神圣，而且将笔触伸向天

桥和大栅栏的市井烟火。天桥是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源地，大栅栏是前门外著名的商业街，它们所代表的市井文化和商业文化丰富了老北京文化的内涵。作品中有不少对老北京民俗、老字号店铺饶有趣味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熟悉和喜爱。北京中轴线是古今交融的产物，如果说恢弘的故宫树立起儿童读者的民族自豪感，那么充满生活气息的天桥和大栅栏则让中轴线变得鲜活立体和亲近可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感受到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意义。如今，经过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老城街巷肌理得到更好保护，老城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古都神韵焕发新的光彩。

极具生命力的中轴线，向世界述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貌。《雨燕飞越中轴线》在凸显中轴线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启发我们思索古老文化遗产在现实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据《人民日报》）